

难忘初市

何飞

鹭江出版社

雄 心

何 飞

初恋

鹭江出版社

〔闽〕新登字 08 号

难忘初衷

何 飞

*

鹭江出版社出版、发行

(厦门市莲花新村香莲里 15 号 邮编:361009)

福州黎明印刷厂印刷

(福州市黎明兴园路 218 号 邮编:350002)

开本 850×1168 1/32 17.125 印张 4 插页 412 千字

1998 年 3 月第 1 版

1998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

ISBN 7—80610—437—2

I·85 定价:22.00 元

如有发现印装质量问题请寄承印厂调换

前 言

七年前，中国文联出版公司出版了我的长篇小说《红观音》，在小说的《后记》中，有这样一段话：“这里没有时髦的西方现代派表现形式的模拟，也没有曲折离奇的惊险情节，小说只是叙述了一个不成才的知识分子的生活历程和他的欢乐、失望、痛苦与追求……小说自然是虚构的，但我的心是真诚的。我没有说谎，更不愿再被迫说谎。我是在用我的笔，向读者倾诉潜藏在我心中的恨与爱。”是的，我是怀着这样的心情投入创作的，我觉得这本书就像是一扇窗，读者只要掀开它，就能窥视到作者的心。

小说出版后，我陆陆续续读到一些报刊上发表的评论文章。有一个较一致的意见，那就是认为“与前半部相比，后面若干章可能较弱”、“远没有写出现实生活的丰富性复杂性……显得过于简略。不过在这种简略之中，有着一种十分难得的准确性，细心的读者如能抓住这种准确性细加品味，还是可以品出深长的意味的。”

评论家们的意见是中肯的，真实的情况是我写到小说的后半部时，因劳累过度而病倒。小说的前半部我是细针密线地铺叙，后半部却不得不改成粗枝大叶地勾勒。这不但使后半部显得较单薄，也使前后部分的风格显得不够统一。我感到十分的遗憾！我真想

能有机会将这部小说的后半部重写一遍。光阴愈是一年年地过去，我的这个心愿也就愈加强烈。我心里明白，由于主观和客观的原因，就算我得到了机会，也不见得就能把小说的后半部分改得多么如意，就能“写出现实生活的丰富性、复杂性”。但至少我能努力，能全身心地再次投入。只要自己尽了心、尽了力，即使仍然会留下许多遗憾，我也可以无愧于心。

1995年春节，我鼓起勇气给鹭江出版社社长游斌同志写了封信，向他吐露了我心中的愿望，希望能得到他的帮助。过了不久，我接到游斌同志的电话，说他读过了《红观音》，同意接受再版这部小说，并叫我抓紧时间，尽快完成改写工作。呵，这个答复真令我喜出望外。我好激动！就从这一天起，在征得原出版单位的同意后，我闭门不出，废寝忘食，冥思苦想，将《红观音》的后半部分重写了一遍，还增补了10来万字的新章节。我做梦也没有想到游斌同志收到这部稿件后，还来不及做任何处理，就发现患了胰腺癌并已扩散到了肝脏，从此卧床不起，半年后即猝然辞世！

我为英年早逝的游斌同志由衷感到悲痛，也为自己的书稿命运暗暗担心。但在福建省新闻出版局有关领导及鹭江出版社领导的大力支持下，这部书稿终于得以付梓，在此，我诚挚地表示感谢。

根据一些师友的意见与读者的反映，趁这次再版的机会，我将书名《红观音》改为《难忘初衷》，但愿广大读者能够喜欢上它。

1996年11月30日

1

我

有一个很奇怪的家。在我儿时的记忆里，自从生下来后，我就几乎没有看见过母亲，更没有看见过父亲。我是由女佣王婆辛辛苦苦带大的。那是一位十分勤劳、善良的老妇人，她的头发都花白了，拢着个银球似的发髻，身材又瘦又小，但身上好像有着使不完的力气，爬满皱纹的脸上总是露着慈祥的笑容，两只裹过的小脚，整天像陀螺似地转个不停，难得看到她的屁股沾过板凳。但不管怎么忙，王婆都不会忘记我。她疼爱地给我穿衣、洗脸、喂饭，笑眯眯地给我讲着各种各样的民间故事，轻轻拍着我的背哄我睡觉。我也好像是王婆的小尾巴，整天跟在她的身后，只要一看不见王婆，我就会哇地一声大哭起来。

我虽然看不见妈妈，却十分害怕妈妈。

每天早上，当我从被窝里睁开眼睛，大声哭着喊叫王婆时，王婆总是神色惊慌地跑进屋，一边用手捂住我的嘴，一边轻声恳求说：“快别出声，乖，太太刚刚睡下去，把太太吵醒了不得了。”

我好像生下来就爱唱歌，嗓子又脆又亮。白天，只要我鼓着小嘴一唱，王婆就会抖抖索索地把我抱在怀里，贴着我的耳朵说：“我的小少爷，快别唱，太太在楼上哩，当心太太又发火！”

家里的规矩：只要太太在家，就不许任何人发出声音，更不许小孩子露面。就是比我大八岁的姐姐美美放学回家了，也只能关在自己的卧房里，不能有一点声响。

哦，我就像只小老鼠一样地盼望着夜晚早些降临。只有天黑了，妈妈出去了，我才能尽情地又唱又叫，大喊大闹，野得就跟发了疯一样。特别是在夏天的晚上，热得跟火炉似的汉口，沐浴着从长江上吹来的阵阵凉风，王婆就在大门口撑起竹床，摇着芭蕉扇，把我抱到竹床上，任凭我怎么嬉闹她都不管。我才皮哩，为了不让左邻右舍的大人来碰我，我会翘着小鸡鸡，就站在竹床上往马路上撒尿。玩累了，困了，我就把头枕在王婆的大腿上。这时，王婆就笑眯眯地一边给我扇着风，一边轻轻地给我唱起湖北民间的各种歌谣。我睁大眼睛，一边津津有味地听着，一边望着满天密密麻麻、闪烁闪烁的小星星，不知不觉地就沉入了梦乡。我不知道王婆是怎么把我抱进屋的，只知道每天快天亮的时候，王婆都会用力把我摇醒。

“快醒醒，小少爷，乖！”

“嗯！”

“快把嘴张开，吃了燕窝再睡。”

“不要！我不要！”

“哟，这是太太特地剩给你吃的，不吃还行！太太会问起来的。”

我吓醒了。我望着王婆爬满皱纹的、慈祥的脸，张开嘴，让王婆用银汤匙将燕窝一匙匙地喂到我的口里。

我怕妈妈。家里每一个人都怕妈妈。看不见的妈妈严厉地统治着这个神秘的家。至于爸爸——他就像个怕见光的影子，只偶尔在屋里闪现一下。平时谁也没有提到过他，仿佛家里根本就没有这个人。

家里还有一个奇怪的规矩：孩子们只准把妈妈叫成姑妈，把爸爸叫成姑爹，不许喊爸爸妈妈。大约在我十岁那年，我才得到许可，改口叫妈妈。我没有改口叫过爸爸，当我想叫爸爸的时候，爸爸已从这个世界上消失得无影无踪。

2

第一次看见妈妈，是在一个阴沉沉的冬天的下午。

我那一天，我们刚搬进一栋漂亮的花园洋房。我一个人坐在楼下客厅的紫红地毯上，从敞开的百叶窗外，突然聚拢起黑压压的人群，推推搡搡地争着往客厅里观望，发出一片粗喉大噪的惊叫声：

“看，看，电影明星阮玲玉！”

“阮玲玉搬到这里来了？”

“在哪里？我怎么看不见？”

“你没看见墙上？”

我望着一张张大惊小怪的脸，吓得哭了起来。

“哎哟，这么多人围在窗口做什么事？有么事好看！”王婆叫着匆匆走进客厅，一边把我从地毯上抱起，一边慌忙关紧百叶窗。“不哭，乖。”

“他们看什么？”我噘着嘴问。

“看墙上挂的太太的照片。都说太太长得跟电影明星阮玲玉一模一样，我们不管搬到哪里，都会有好多人围过来看。”王婆说着笑了起来。

“王婆，谁在底下吵？”就在这时，从楼上传来清脆的喊声。

“没有么事，是一些街坊来看热闹。”王婆大声答。

“我要出去一下，你把小少爷带上来。”

“是。”王婆慌忙用手拢了拢我的头发，用围裙拭了拭我的眼睛，悄声说：“要听话，千万别惹太太生气。”

我扭着身子，不情愿地让王婆拉着手，登上楼梯，走进妈妈的卧房。妈妈穿了一件灰缎细腰长袍式睡衣，正站在穿衣镜前试装。我胆怯地望着妈妈，发现妈妈长得十分美丽。她身材颇长，有着一张又白又嫩的瓜子脸庞，烫着波浪式的卷发，宽阔的额头上梳着长长的、密密的刘海，高鼻子，红桃嘴，修长的眉毛下，一对微凹的、漆黑的眸子露出晶亮柔媚的目光。姐姐美美坐在墙角，低着头，咬着嘴唇，不知为什么哭丧着脸。她剪着齐耳的短发，蓄着刘海，瘦尖脸，厚嘴唇，皮肤微黑，额头狭窄，两个大眼珠微微向前突出，长得一点也不像妈妈。

“小少爷，快叫姑妈！”王婆笑咪咪地教我。

“姑妈！”我低声叫。

妈妈好像没听见，换上一件深绿色织锦缎驼绒旗袍，对着镜子前后身仔细照了照，这才冷冷地扫了我一眼。

“又哭什么？”妈妈说着流利的北平话，长大了我才知道爸爸是北平人，全家人不管奔波到哪里，在家里说的都是北平话。

“好多人挤在窗口往客厅里看，把小少爷吓了一跳。”王婆紧握着我的手，满脸堆笑地代我回答。

“这么大了，动不动就哭，还是个男孩子哩，没出息！”妈妈沉着脸说。“还不快去把脸洗一下，这个样子走得出去！”

“太太要带小少爷出去？”王婆试探地问。

“你以为去哪？去把他们的老子找回来，让孩子们也看看他们的爸爸是个什么东西！”妈妈愠怒地说。

“是，是。”王婆一边应着，一边慌忙把我带下楼，快手快脚地给我洗着脸、换着衣服，嘴里却不住地轻声叹着气。

天快黑的时候，妈妈戴着亮晶晶的钻石耳环，穿着荷叶领的

灰背大衣，气度高贵地款款下了楼。我们是坐自己的私家黄包车出门的。我坐在妈妈的腿上，姐姐靠在妈妈的身边。这种私家黄包车在当时是很有些气派的，车头、车轮、车灯、车背都发出白银似的亮光，到处是丝织的花边和金黄的流苏，踏板上还有一只车铃，只要用脚一踩，立刻就发出嘀铃嘀铃的响声，惊得路上的行人飞也似地闪开。

穿过喧闹的大街，拐进一条昏暗的小巷，黄包车在一栋老式楼房前停了下来。妈妈带着我和姐姐走下车，神情矜持地推开掩着的小门，跟着又掀开一道厚厚的蓝布棉门帘，刚走进烟雾弥漫的厅堂，立刻就闻到一股呛鼻的、古怪的烟味。一个推着平头、穿着灰棉袍、嘴里镶着金牙的中年男人，贼眉贼眼地从一个柜台后面迎了上来。一个满脸横肉、五大三粗、袒襟扎脚的壮汉，紧跟在中年男人的身后。那中年男人先是横眉怒目地瞪着妈妈，不一会又好像发现了什么，满脸露出笑容，朝妈妈不住地弯腰点头。

“哎呀，太太，你家来——”

“我来过过瘾，怎么，不欢迎？”

“太太说笑话了，太太是不是有事？有事请尽管吩咐，只要太太——”

“怎么，你怕我抽了烟不给钱？你看我像是赖账的人吗？男人能来挺尸，娘们就不能来抽几口？呵？哼！”

妈妈冷笑了一下，正眼也不瞟那两个男人一眼，领着我和姐姐就往里走。沿着墙壁两边，是被木板隔成的一个个窄小的单间，每个单间的门口，都挂着一块污黑油腻的布门帘。劣质的香味、汗臭味、酒味与嘟嘟嘟的抽烟声、吃吃的笑声、咳嗽声、低语声，透过一块块门帘传了出来。妈妈像一个督察官似地巡视着，胸有成竹地穿过一个个单间。突然，走到墙角，妈妈停住脚，侧耳听了一下，跟着怒容满面地猛地掀开门帘，冷笑着跨了进去。

我看见一张横放的床，床正中是一个长方形的托盘，托盘上放着一盏鬼火茕茕的烟灯。托盘左边躺着一个身材矮瘦的男人，瘦尖脸、窄额头、厚嘴唇，两个发黄的大眼睛微微往外突出，正捧着一根长长的烟枪，眯着眼对着烟灯抽烟。一个身材肥胖、嘴唇涂得血红的女人，烫发上插了根绿发夹，穿了身皱巴巴的绸旗袍，躺在烟灯右侧不停地做着烟泡。

那两个男人神情不安地跟了进来，皱着眉毛站在门边。

“好哇，家里正等着米下锅，老爷却一个人在这儿享福！”妈妈拖腔拖调地说，跟着扭过头，望着我和姐姐，厉声命令：“看见了吧？这就是你们的爸爸，丢下老婆孩子不管，一个人在这儿玩女人、抽鸦片烟，你们还不跪下来向爸爸叩头请安！”

“啊？！”爸爸张开眯缝的眼睛，望了望妈妈，立刻像弹簧似地跳了起来，嘴唇不住地哆嗦着，脸白得就像是一张纸。那个做烟泡的女人也惊慌地爬下床，一溜烟地跑出房。

“咦，老爷怎么不抽了？再抽呀，要不要我给你烧烟泡？”妈妈扬起眉毛，语调尖刻地问。

“我、我、我人不舒服，刚来……打算抽两口就回去。”爸爸结结巴巴地说，两滴混浊的泪珠，顺着他的眼角滚了下来。

“你还回去？你知道家在哪？你还有脸进门？给你找了一个又一个差事，都让你给弄丢了，一年到头就知道偷鸡摸狗地鬼混，天底下还有你这样的男人？狗屁！不要脸！靠老婆养活的窝囊废！我要是你，情愿撒泡尿把自己淹死，也不活着丢人现眼！”妈妈终于厉声咆哮起来。

“别、别……有话回去说，别当着孩子的面……”爸爸低声哀求。

“是呀，太太先别动气，先生也是身体不舒服，才来这儿抽两口。我敢对天赌咒，这位先生还是头一回来。”中年男人满脸陪笑

地劝解，门帘外头一下子乱糟糟地围拢来一大堆人。

“闭嘴！你少装神弄鬼的，回头我叫警察局来跟你算账！”妈妈瞪着中年男人叫。

“别、别……”爸爸全身颤抖，绝望地望着妈妈。

“别什么？别当着孩子？你还记得有孩子？你是管过孩子吃，还是管过孩子穿？你也配讲孩子？”妈妈伸出戴着钻戒的手，忽然啪地一声，朝爸爸脸上狠狠地甩了一记耳光。

“哇！”我吓得大哭起来。我什么也看不见，耳边只听见一阵高过一阵的咒骂声、求饶声、议论声、哭泣声……不知道过了多久，我回到了家。妈妈的咒骂声、拍桌声、砸东西的乒乒乓乓声、爸爸的求饶声和姐姐的哭泣声，整整喧腾了半夜。王婆把我紧紧抱在怀里，一边抓着我抽搐的手，一边不住地在我耳边轻声说：“不怕，小少爷乖，不怕……”

3

一天天地长大了。我记得很清楚，那是一个晴朗的夏天的下午，我午睡醒来，不知为什么发起了脾气，正歪着脑袋不肯起床，妈妈忽然带着一个漂亮女人，面带微笑地走进我和王婆住的后房。那女人比妈妈矮半个头，皮肤很白，身材略胖，圆脸庞儿，嘴又薄又大，一对黄眼珠像猫一样地闪闪发光，一笑起来，脸颊上就露出两个大酒窝。她穿了件长得拖地的蓝丝绒大花挑纱旗袍，硬高领，短袖，露出雪藕似的两条胳膊。透过丝绒挑纱旗袍，看得见脖子上挂着一个金锁片，透出亮晃晃的金光。

“哎呀，都长得这么高了？”那女人一看见我就大喊大叫，将我一把搂在怀里。“哈，你看这伢，长得凸脑门、大眼睛，坐在床上一动不动，跟个小木偶一模一样，实在讨人喜欢。”

“还不快叫大姨妈！”妈妈轻声说，目光温柔地望着我。

“大姨妈！”我张大嘴叫。

“噯！乖，我的小宝贝！”大姨妈大声应着，在我脸上连亲了好几下。她说话很快，亲起人来也很响，啪啪啪地跟开机关枪一样。“说起来菩萨还真灵，那一年，我们三姐妹到普陀山去烧香，你求观音菩萨保佑你生个儿子，回来没多久不就有了？”大姨妈粗声大气地说。

“可不是，我一直想什么时候，我们姐妹三个再到普陀山去烧支香，我还没还愿哩。你怎么样？有了没有？”妈妈悄声问。

“我？哼，随你怎么弄，也弄不出个名堂来，鬼知道是怎么回事！”大姨妈粗鲁地骂，两个黄眼珠一下子噙满泪水。“算了，这辈子不要做生儿子的梦了，小木偶就是我的亲儿子，我死了就叫他来给我送终。二姐，我跟你就这么说定了，啊？”

“青天白日的，什么死呀活的？我们过去什么苦没吃过？什么罪没受过？不也都熬过来了吗？哪就到头了？日子还长得很哩。”妈妈娇嗔地说着，不以为然地瞟了大姨妈一眼，自己的两个眼圈却跟着红了起来。

“好了好了，不说这些了，过一天算一天，想那么多做什么事！”大姨妈挥了挥手，又露出两个大酒窝，笑噙着嘴说：“快走快走，三妹还在等我们哩。美美呢？”

“美美还没放学哩，不管她。王婆，给小少爷换件衣裳，我带他出去。”妈妈轻声吩咐。

“嚯，来了。”王婆移动着小脚，喜滋滋地走了过来。她手脚利落地替我洗了脸，帮我穿上雪白的短袖衬衫、背带西装短裤、白短袜、白皮鞋，一边给我梳着小分头，一边不住地自言自语：“这一下好了，我们小少爷可以好好出去玩了。”

妈妈穿了件黑丝绒的挑花纱旗袍，她怕风，肩上还披了件荷叶似的黑丝绒挑花纱小坎肩，显得更加风姿绰约，楚楚动人。我们走出大门，就登上了雇来的马车。这种马车很大，可以面对面地坐两排人，必要时两边的踏板上还可以站人。赶车的老人坐在车顶，拿着马鞭不住地吆喝。枣红马昂着头，在柏油马路上嘚嘚嘚地奔跑着，带来一阵阵灼人的热风。我坐在妈妈身边，望着街道两旁迅速往后倒退的行人、树木、房屋、电线杆，感到十分有趣，恨不得马车能一直往前跑，再也不要停下来。不料刚穿过繁华的闹市，驶进一条宁静、宽阔的林荫大道，马车就在一座雕花的大铁门前停了下来。

铁门内是一片令人心旷神怡的、绿茵茵的大草坪，草坪上有网球场、秋千、葡萄架与石椅石桌。穿过草坪间长长的甬道，迎面才是一幢绿琉璃瓦顶、外表古色古香的两层西式楼房。登上石阶，刚推开乳白色的房门和绿色的纱门，大姨妈就直着喉咙嚷叫起来：“三妹，快来，你看我把谁带来了？”

“大姐、二姐来了？”随着一阵惊喜的喊叫声与急促的脚步声，我看见一位艳光四射的美人，香风四溢地从楼梯上快步走了下来。她的身材长得不高，皮肤也不很白，但显得小巧玲珑，曲线优美，特别是那两个圆圆的、饱满的乳房，在白绸睡衣下高高地挺起，就像两朵勾人采摘的花苞，散发着诱人的魅力。她在脑后拢了个乌黑的发髻，只在前额垂下一圈花边似的发髻。美丽的、流溢着象牙般光泽的脸庞上，嘴唇柔润，鼻尖微微翘起，一对流露着天真、热情及挑逗意味的眸子，就像两颗镶嵌在水晶里的褐色玛瑙，晶光四射，顾盼生辉。她可能感到自己的身材不够高挑，平时居家脚上也穿着特制的三寸高的鹅黄色珠拖，这就使她更加显得柳腰直挺，身姿婀娜。我那时太小了，什么也不懂，只是觉得她太漂亮了，两眼一眨不眨地望着她。我忽然想起妈妈卧床上放着的那只美丽的洋娃娃，我觉得很奇怪，那洋娃娃的眉眼和她几乎一模一样，她就是会说话的美丽的洋娃娃吗？

“你看我把谁带来了？长得像不像个小木偶？啊？”大姨妈牵着我的手，肆无忌惮地大喊大叫。

“快叫三姨妈！”妈妈轻声说。

“三姨妈！”我瞪大眼睛叫。

“哎呀，都长这么高了？难怪我们都老了！”三姨妈微微弯下腰，托着我的脸，笑着说。“怎么叫他小木偶？到哪里去找这么好看的小木偶？啊？还没给他取个学名？”

“取了，叫水生。他是汉口发大水那一年生的，他爸爸就给他

取了这么个名字。”

“水生？好，这名字又好听又好记。”三姨妈牵着我的手，边说边带着我们走进客厅，刚在沙发上坐下，年轻的女佣就捧着托盘，在每个人面前放下一杯牛奶和两片饼干。我看了看妈妈，妈妈朝我点了点头，我就拿起饼干，不声不响地吃了起来。

“嗨，要叫我说，我们三姐妹里头，还是二姐的命最好，有儿有女，老了也不怕没人奉养。像我跟大姐这样无依无靠的，死了怕连个收尸的人都没有。”三姨妈忽然叹了口气，用小手绢捂住眼睛说。

“我也是这么说，看来谁也比不上二妹有福气。”大姨妈一边说，一边把两条腿翘到沙发扶手上。

“算了吧？我的苦衷你们还不知道？一个女人家，要养活一个鸦片烟鬼男人，还要拖着两个不懂事的孩子，这日子是好过的？我也是硬撑着，天知道能撑到什么时候！”妈妈眨着眼睛说，不让眼泪流出眼眶。

“嘿，我说你们是不是有什么毛病？姐妹们难得聚到一起，不说好好乐一乐，反倒擦鼻子抹眼泪地做什么？是不是都活得不耐烦了？”大姨妈粗声吼叫。

三姨妈吓唬一下笑了起来，美目流盼地说：“我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，一看到你们，我就想痛痛快快地哭一场。平时想哭还找不到个地方哩！就想说几句心里话，也找不到个人说。我们虽说是结拜姐妹，真比亲姐妹还亲！”

“万墨林走了？又去哪里？”大姨妈忽然压低声音问。

“他不走，我们姐妹三个能聚在一起？哪一天不应酬到半夜？去南京了，去开什么紧急军事会议，听说时局又吃紧了，日本人会打过来。”

“啊？”妈妈和大姨妈同声惊呼起来。“真的？”